

血海神龍

巨龙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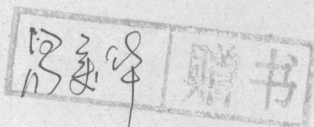
58
5
1
539



I247.58
9285
J:1

血海神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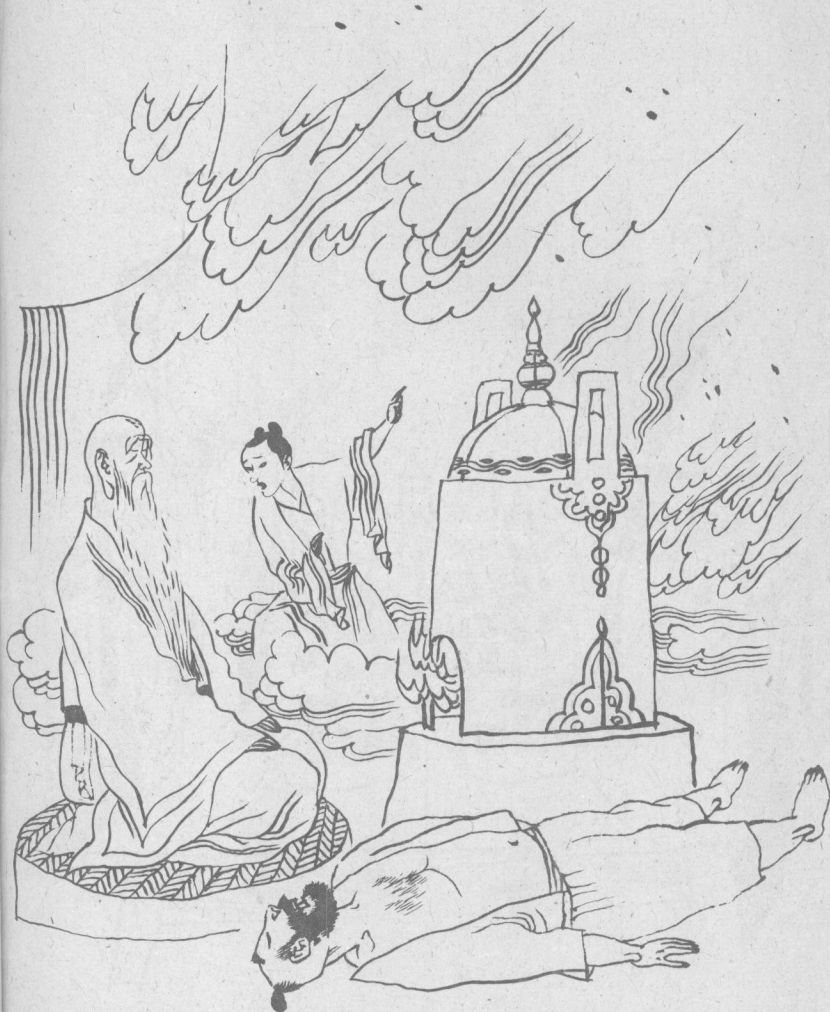
巨龙生·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 A 0 9 5 6 5 3 9 *



卞老人依旧盘膝坐在蒲团之上，一动也不动，仿佛根本不晓得茅屋起火……



只见酒杯中的酒凝成一股酒泉，直向乔海雨两颊上劲射！众人大惊之时，却见乔海雨张口一吸，那酒泉便收成一束飞入他的口中



群豪愤然出手，运气施为。只听“咔嚓”一声，魏无妄的躯体硬生生地被撕成七八块

目 录

第一章	南天五姥	(1)
第二章	强龙娇凤	(7)
第三章	大理英风	(30)
第四章	冰香玉女	(47)
第五章	诸天大阵	(80)
第六章	银琶追魂	(98)
第七章	美女灵蛇	(130)
第八章	万劫穹宇	(148)
第九章	玉山倾倒	(167)
第十章	血染三宝	(187)
第十一章	琼岛异香	(207)
第十二章	大衍绝阵	(229)
第十三章	扫穴犁庭	(240)
第十四章	折戟沉沙	(247)
第十五章	无情剑客	(268)
第十六章	两相魔功	(287)
第十七章	北冥探险	(307)
第十八章	玄阴贞水	(331)
第十九章	冷香奇指	(343)
第二〇章	毒心老魔	(367)
第二一章	五毒教主	(380)
第二二章	五凤阵法	(399)

第二三章	慕蓉旧梦	(417)
第二四章	一毒四美	(427)
第二五章	魔剑留痕	(443)
第二六章	凌波新步	(456)
第二七章	金钹花雨	(470)
第二八章	只身履险	(482)
第二九章	琵琶毒蝎	(495)
第三〇章	冰魄公主	(520)
第三一章	僵尸拜月	(535)
第三二章	伐毛洗髓	(548)
第三三章	鬼母授技	(558)
第三四章	冷面罗刹	(575)
第三五章	金银莲花	(584)
第三六章	宝珠神芒	(596)
第三七章	神龙绝技	(606)
第三八章	独角铜人	(619)
第三九章	风云陡起	(635)
第四〇章	轻云小筑	(645)
第四一章	九煞神功	(662)
第四二章	冰魄归心	(672)
第四三章	南天竞技	(689)
第四四章	五凤凌空	(704)
第四五章	海晏河清	(722)

第一章 南天五姥

时近午夜，月到中天，万籁静寂。

海面上静悄悄的，但在这桃花山滨海，一块突出海外大石之上，却有五个气宇不凡的女子，围炉品茗。

这五个女子，一个乃是年约六旬的青衣道姑，一个乃是朱颜银发的黄衣老妇，一个乃是雉皮鹤发的黑衣老妇，另一个却是颈挂念珠，顶上牛山濯濯的白衣老尼，最后一人，却是个风姿娟然，美若天人，看似年约二十多岁的红衣少妇。

只见青衣道姑目光一扫，微笑道：“碧海昊天，水月争辉，今年今日来此祝贺大姐的百龄华诞，小妹不才，积数年之力，谱成一曲，名之曰：‘瑶池上寿曲’，乘这清波明月，银汉无声，高奏一阕，聊充贺意……”

言罢，玉琶飞声，面含微笑，斜抱玉琶，修长玉指轻拨琴弦，“丁冬”数声，海面上浮起一脉仙音。四女听得如醉如痴，称妙不已。一曲甫毕，红衣少妇首先叹道：“想不到十载阔别，三姐武功业已到达大成之境，气功神妙，已能借着乐音，远去百里之外……”说到这里，语声略顿，转面向中座的雉皮鹤发的黑衣老妇说道：“三姐已奏曲上寿，小妹不才，略献薄技，为大姐的百龄诞辰，添点余韵……”

言罢，红衣少妇笑吟吟地站将起来，就在石桌上，信手拿了十来个胡桃，走到石边，双足微点，只见一条红影，飘飘地上

升六七丈，忽然双臂一伸，化成“后鹞摩云”之式，在空中一周，身法即灵巧又自然。

却见她身形俯冲向海面直扑而下，说时迟那时快，瞬眼之间，离水只有数尺，只见她不慌不忙，双掌霍地向下轻按，腰干微折，却又向上仰飞而起。刚刚斜斜飞起二丈，忽的左指微弹，一颗胡桃悠悠飞出，只见她身形一动，如电上升数尺，右足一点，却恰好点在射出的胡桃之上，只见她身形剧升，窜起二丈多高……黑衣老妇仰面击节感叹道：“十载阔别，五妹轻功精进至此，堪称独步宇内！”红衣少妇业已停止了上升之势，就在空中展开身法，鸢飞鹰跃，鹞击鹞翻，带起一片呼呼风声，在明月清风之下，盘飞不停，就好像身已化为禽鸟，在半空中翔舞不已。

玉琶飞声姜芳蘅失声叹道：“五妹的鸢鹞十三式身法，果然神妙无比，难怪武林中的巨凶大魔，一闻到千手飞鸢戈红娘之名，立即望风远遁。”众人齐齐颌首。

千手飞鸢戈红娘身法一窒，长啸一声，宛如柳絮随风般，飘飘荡荡的降落下来，双足却刚好落在原来纵起的石崖边上，分毫不差。

千手飞鸢戈红娘横眸一笑，故意反唇相讥道：“四姐以医术名世，江湖上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女华陀回春手上官玉姬之名，但小妹的内心里确有疑惑，不揣简陋，却要考你一考。”

那身穿黄衫的女华陀回春手上官玉姬，不由仰天一阵大笑，笑声一停，接口说道：“好好好，说得好，姐姐我行医数十年，倒还没有被人考过，这确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事。不论你提出什么问题，姐姐我是有问必答。”

众人不由大感兴趣，一齐倾听着这一位素以刁钻著称的五妹，是个什么问法。

千手飞鸢戈红娘娇嗽一声，开口说道：“小妹问题倒有一个，只是目前良夜将近，行见启明星耀，不如先由二姐表演一手，区区问题不妨留到最后！”

白衣老尼闻言起立，探手入怀，摸出一个长方形的盈尺玉盒，含笑说道：“四妹、五妹的医理阐发，留殿今日之会，愚姐不才，却化了三年炉功，采集苗山钢铁精英，铸了一口短剑，作为今日筵前献礼，诸位请看！”

说到“请看”二字，白衣老尼指上微微用力，只听得“嘶”地微响，盒盖开处，露出一柄长约八寸五分，宽仅指半的带鞘短剑，绿鲨为鞘，穗饰华丽，剑柄上镌着“玉璃”两字，微微鼓出。老尼探手取出，拇指微轧剑柄，轻轻一拔，只听得“呛”然一响，银光耀目，寒气森森，贬骨侵肌，锋刀奇薄，剑身之上，如笼云雾。

众人齐齐叫声“好剑”，脸上泛起惊诧钦佩之容。白衣老尼朗声一笑，蓦地提聚真气，振腕一抖，只见短剑光华，倏然大盛，尤其是剑尖之上，射出一道奇亮的银色奇光，照耀得附近海水，都蒙上了一层银衣。

雉皮鹤发的黑衣老姬啧啧夸赞道：“二妹不但铸剑冶炼之术，大有进步，而内家神功，竟能透过短剑，发出森森剑光，已具御剑伤敌之能，实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就在众人取剑传观之时，只见远处天际，海面之上，远远飘来一点黑影……黑影愈来愈近，南天五姥中的老四上官玉姬微噫一声，低声说道：“是谁如此残忍，竟把这出世未久的婴儿，投诸海中，罪过罪过！”

敢情那点黑影，竟是一块二尺来长的木反，木板之上，用彩色缎带绑着一个锦绣襁褓。

木板漂近突石，千手飞鸢戈红娘略调真气，方欲飞身而

下，却听得天一神婆黑姥姥大吼一声，震得脚下地面，微微晃动，只见她满头银发，根根竖立，双手扬处，相隔数十丈外，漂浮在海面上的那块木板和襁褓，忽然离水而起，冉冉地到了她的手中。

这一手武功的显露，看得众人大感佩服，只见襁褓全被海水浸湿，却露出一张白中透青的小脸，果是一个未满周岁的男婴，谅因堕海时久，业已闭气晕死。女花陀回春手上官玉姬，伸手一探鼻息，又看了孩子脸上的气色，长眉微蹙，随手几下，扯断彩色缎带，解开襁褓，赫然发现婴儿颈上，竟悬挂着一块上雕九支麒麟的白色玉佩。众人虽都修为功深，此时也不禁目射奇光，低声惊呼道：“九麟佩！”

天一神婆细看了婴儿几眼，又伸手略按头面及全身骨骼，不由暗吃一惊，忖道：“好一副仙根慧骨，真正是武林中数百年难得一遇的练武最佳资质，有朝一日，倘能获得我们五人传授，不难造就一位称霸未来武林的绝世高手，一方面光大南天武学，又何必畏惧那东极五个老鬼呢？”

南天五姥和东极五奇搏斗数十年，深知五奇之能，不久又听说东极五奇竟自破例收了一个弟子，综合五人之长，合力培植，这一消息传入耳中，使五姥那能不惊，那能不奇！

此时天一神婆黑姥姥的炯炯双眸，射在婴儿身上，一个念头，掠过心际，不由大喜起来。面对着女花陀回春手上官玉姬微笑说道：“此子骨骼资质，均属上乘，又是名门之后，身藏武林奇宝九麟佩，四妹好生施治，异日我等心愿……只怕要借手于他，才能使南天武学，发扬光大呢。”

上官玉姬聆声会意，长眉微皱，就怀中取出一支径寸锦盒。四姥蓦地微惊，玉琶飞声姜芳蘅诧道：“四妹！你……”

上官玉姬淡淡一笑，说道：“这孩子闭气已久，海水寒毒业

已深入腠理，普通药物虽能奏效，但痊愈之后，元气大伤，以后就不能练武了。这一颗九转大还金丹，功夺造化，不但病痛立法，普通练武人服了之后，足抵三十年旦夕苦修之功，但给他服下了之后，却可抵得六十年苦修功力，原因是此子未满周岁，人间烟火之物，很少食用，留存体内的浊气渣滓很少，任督二脉亦未关闭，是以服用此药之后，效果之大，比普通人增加一倍……”

太白神尼双手合十，低宣佛号。其余三人亦自脸露喜色。

千手飞鸢戈红娘甚喜婴儿天真，伸手抱起，却见婴儿襟下，露出一星纸角，姜芳蘅手快，早就取到手中，却是一张折合在一起的小纸，血迹隐隐……打开一看，竟是一封血书。姜芳蘅略看几行，修眉一蹙，长叹无语，天一神婆微吃一惊，开言问道：“这书中写了些什么？”

姜芳蘅双手递过道：“大姐请看，果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九麟佩虽是旷世奇珍，却是一宗祸患隐伏的不祥之物呢！”

五姥一齐观看血书，只见血书上写道：

余名乔谷，吾妻段碧，身怀九麟佩为黑白两道追踪，今日突围至浙东海滨，吾妻身负重伤，奄奄一息，余怀抱幼儿，追兵将至，吾年届四十，死未足惜，唯吾儿海雨，未满周岁，且仙根慧骨，若同罹难，未免无辜，因托之木板，浮之于海，若有恩施援手者，吾夫妇感恩不尽，若得遇有缘传授武学，得以伸张武林正义，开创武林一派，则吾夫妇在九泉之下，愿来世犬马以报。

又：杀余有天外三魔门下，六大剑派诸人。

乔古
段碧

绝笔

隔了半晌，太白神尼沉声说道：“善哉善哉！想不到此子身负如此血海深仇，看他双眉间煞气隐隐，行将在未来武林中，掀起一番腥风血雨。”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就在这桃花山之会十年后的一天，武林中突然爆发了一件大事，弄得所有的江湖好手，均都惶惶不安。这件事逐渐逐渐地扩大，扩大及整个江湖，整个宇宙

.....

第二章 强龙骄凤

江宁，陆庄。

南七省绿林总瓢把争夺大战正在这里进行。

十多个黑衣壮汉虎视眈眈地守护在吊桥前。

一队队来自各地的群豪雄纠纠地从桥上驰过。

蓦地，一个十四、五岁，明眸皓齿，俊美无比的男孩大模大样地向吊桥走去。

“呔，站住！”一个黑衣大汉跑上前拦住，“这可不是孩玩的地方，知道吗？这里正在进行绿林总瓢把争夺大战，很是吓人，只有天下有名的英雄才能进去！”黑衣大汉比划着，还有点怕吓着这俊美的男娃。

只见那男娃瞪眼看着大汉，突然人影一闪，从黑衣壮汉的肋下穿过，黑衣壮汉人没有捉到，被男娃小脚一绊，差点就摔倒。

旁观者拍手大笑，黑衣壮汉脸都气成了猪肝色，又连抓了十多次，都被男娃溜掉，旁观者只都感觉到小娃的身手，特别滑溜，却未看出他身负上乘武功。

男娃一边躲闪，一边嘻嘻笑道：“傻人儿，你不是说凡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都可以进去吗？为什么不放我进去呢？”

黑衣壮汉气得暴跳如雷，怪叫道：“凭你这样子，算是那一门子的有名人物。”

人影微晃，小娃忽然一声不响的站在他面前，把他吓了一跳。却见他俊目一眨，出口问道：“你说，什么样的人算是有名人物呢？”

人称二豹子的黑汉闻言一呆，想了一会，楞里楞气地说道：“有名人物，差不多都是有本领的人。”

小娃“哦”了一声，又问道：“什么是本领呢？”

二豹子一拍胸部，大拇指一翘道：“精通十八般武术，轻功、硬功、软功、气功都有根底，这就是叫做有本领，小子你懂了吗！”

小娃故意装出茫然不解之状，说道：“轻功、硬功、软功、气功，我倒都有点根基，第一我人小身体轻，轻功是不错的，第二，姑姑们说我脾气太倔强，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足见我的硬功不错，第三，我在家里时常捉迷藏，很小的洞，都能钻进去，姑姑们都说，我的身体比猫还软，这样说来，我的软功，也是不坏的了。第四，我在家里调皮捣蛋，姑姑说，海儿你这种脾气，就是一条大水牛都被你气死，你想水牛都给我气死，足见我的‘气’功确实惊人！”

说到这里，二豹子大叫一声：“气死我也！”敢情小娃把他比成了一条大水牛，你想他那能不气。

小娃嘻嘻直笑，指着二豹子，向众人说道：“你们看我的‘气’功不错吧，这样说来，我是一个有本领的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了，有名的人物可进庄，那么我就进庄了。”

二豹子给他气得发昏，忘了拦阻，小娃把手一拱，微笑道：“各位再见，我失陪了。”当下大踏步向庄门走去。

猛见人影一晃，一个汉子拦住去路，阴恻恻地笑着道：“小娃儿，本事光靠嘴皮子是不行的，还要动手比划比划，现在我只用一只手，你只要在三招之中，不被我捉住，就由我作主，放

你进去大看热闹。”

男娃抬头一看，只见拦路者是个年约二十三、四岁的壮汉，双目精光隐隐，太阳穴微鼓，武功看来颇有根基，他打量了对方两眼，不由微笑问道：“这位大哥贵姓啊？”

壮汉似乎为海儿这天真而和悦的声音，说得心里很高兴，一敛目中阴森光芒，微笑道：“我姓宋，名叫安义，看在你很懂事的份上，回头不论你是胜是败，我都带你进去看热闹。”

男娃道谢一声，然后又迟疑地道：“你只用一只手来捉我，那我是不是太便宜了吗？”

宋安义心里很高兴，刚要说出“没有关系，凭你这小鬼头还不是手到擒来……”谁知男娃说道：“我不要占你便宜，你用一只手来捉我，我就只用一只右脚，跳着躲闪，这样大家不吃亏！”

宋安义心里大怒，脸色微变，对方这种说话简直把他侮辱够了。旁观众人，也都觉得男娃太不知道好歹了。只见宋安义愤怒地看了他一眼，又向众人膘了一眼，道：“这办法可是他自愿的，并不是宋某人以大欺小，各位请做个见证，倘若在三招之中，还不能捉到他的话，不但立即送他进庄，宋某人亦将退出江湖。”

他气呼呼的朗声对男娃道：“你准备好了没有，吊桥上太窄了，要不要换个地方。”

男娃微叹一声，嘴上说道：“不必了，在桥上才好呢！”

说罢，他目视宋安义，点了点头，把左脚抬起来，只有右脚站在地上。

宋安义冷笑一声，缓步走近，然后右掌突然伸出，慢慢地作势，向男娃左肩抓去。

说时迟，那时快，宋安义一只右手，快要抓到男娃肩上，男

娃却依旧双目凝注对方，渊停岳峙，一动不动。

旁观众人看得又奇怪又紧张，都替男娃捏了一把汗，但宋安义却心中大疑，他觉得对方出奇的沉稳和镇静，似乎不像一个没有武功的人。但这时已不容他多作考虑，招式由虚变实，电光石火般地向男娃左肩抓去。

只觉得眼前一花，在毫厘之差时，男娃忽然没了影儿，他不由惊愕交加，耳听得旁观者叫好之声，不绝于耳，掌声如雷，他不觉有点失措。

霍的旋回身躯，猛见男娃蜷着一条腿，站在背后，正在扮着鬼脸呢！

宋安义只觉得热血上涌，羞怒交加，右掌化抓为推，带起一股强劲风力，劈心打去，一掌出后，身形跟着猛冲上来，却见对方突然滚到地上，这时间拿捏之巧，刚好躲过了宋安义的蓄怒一击。

掌风过处，男娃单脚一点，又跳起来，口里怪叫道：“第二招了，只剩下最后一招了！”

众人先见男娃滚倒在地，只当已经受伤了，谁想到连一根毫毛也没有受伤，禁不住重又暴雷似的大鼓其掌。

男娃流露出洋洋得意之容，装成大人的模样，就在吊桥之上，向四周围观者拱手致意，一面又朗声说道：“海儿初履贵地，礼貌不周，承这位朋友抬爱，约定只要能躲过三招，就可以放我进去看热闹，现在已经二招了，只等第三招完后，海儿再谢各位厚爱之情。”

众人又是一阵掌声，却把宋安义气得面红耳赤，大吼一声，疾跃上来，右手疾挥而出，五指叉开，各点一处穴道。

这一招凌厉万分，但海儿的身形，随着他右手挥出的掌风，疾跃而起，一下子飘到桥栏上，这一手轻功的显露，众人不